

故宮珍本叢刊

十三經
解詁

第三冊 共三冊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第 020 冊經部五經總義類

故宮博物院編

十三經解詁

第三冊（共三冊）

海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十三經解詁/(明)陸深撰. —影印本.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 10
(故宮珍本叢刊. 經部九類. 五經總義)

ISBN 7-80645-739-9

I. 十… II. 陸… III. 十三經-研究-中國-明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41642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020 冊

經部·五經總義

十三經解詁

第三冊(共三冊)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8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739-9/Z·17

定價:5120 元(經部九類 62 種共 31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左傳昭公

元年

昭公名稠。齊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遷于外。二十二年。薨于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三傳

左傳昭公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取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鄭人惡之。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墮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爲墮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氏。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

辭最善

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爲欺。

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

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鑒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

三傳

左傳昭公

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

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黍。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害。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歆故。欲從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

三傳

左傳昭公

三

此左氏因意成文。故草法參差。而意有放有收。而以子羽之評。歸東之棄之筆也。

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假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爲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誓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四年。鄭子將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國難。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子當璧謂弃疾。事在昭十三年。言弃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二子謂及伯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

三傳

左傳昭公

四

事事成。衛齊子曰。苟或知或。雖憂何害。齊子言先知爲備。雖有憂難無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暴虎馮河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羽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經曰。貨以藩。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

帶其稱矣
謂帶已稱
盡裂帶
帶也

長篇辭

三傳

季孫曾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
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
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
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
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
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
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
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
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

左傳昭公

五

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
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
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
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
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
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
有觀扈商有桀紂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
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
爲盟主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封疆之削何國蔑

三傳

左傳昭公

六

有主齊盟者誰能辭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
豈其顧盟昔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
亦可乎昔魯筆邾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
社稷可無元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于其圖
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
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
王弱令尹疆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
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不義而疆
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
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
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
以疆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
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
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弒狐葉
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
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
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邊豆於幕下朝禮

列國賦詩
式序百辟
敗一時之
風紀定
衰時不復
矣

三傳

終程終
言

之制。大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
之卿五獻矣。冢宰子皮請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
宴。鄉會公侯享宴皆拆組不體。薦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
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為繁。大國省穡而用
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
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
吠。受子皮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
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
吾不復此矣。不復見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
於賴館於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
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
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
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
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
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
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卒矣。神
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

左傳昭公

七十一

此叔孫豹
也季氏之
不淑如此
宜其再世
而微也

三傳

左傳昭公

八十一

以年。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
不出。使已幾被獲曾天謂曾阜。曾阜叔曰。旦
及日中。吾知罪矣。曾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
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
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踰乎。阜謂叔孫曰。可
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
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
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
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
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陳布
韓幣子皙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
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大夫
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蒙甲
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
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
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
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
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好之。畏君

力不能制
黑先行楚
是千鹿一
時之權

三傳

終第八反
者其意侯
備敵之
儀先其備
其其餘
之將往返
八次終庸
而威禮其
萬力託此

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大叔曰吉不能元身焉能元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

左傳昭公

九

叔而蔡蔡叔。蔡蔡上素葛反下如字太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爲二年鄭殺公孫黑秦后子有寵於相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舍八乘爲八反之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每十里乘八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經至故言千乘。千乘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秦鍼欲盡敬於所赴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

三傳

左傳昭公

十

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其與幾何。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閭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

車重輕
車不得疾
轉然不如
步捷速

非魏舒不
能商非荀
吳不能客
伍兩專參
偏所謂五
陳也

三傳

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
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
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
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以誘之翟人笑
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荀吳能用善謀莒展與立而
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
納去疾展與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
也於是莒務婁督胡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
儀靡奔齊莒名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奪羣公子
秋人可弃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晉侯有疾
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
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
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
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
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
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
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懷胎震夢帝謂已余

左傳昭公

土

三傳

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
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
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
實沈參神也晉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
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洺宣猶通也
汾洺二水名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
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
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
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度之災於是
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
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
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
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淤底
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
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
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
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一之違此二者古之

左傳昭公

土

三傳

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
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

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據異姓云同姓故言省

叔向曰。善哉。胥未之聞也。此皆

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聞鄭故焉。且

問于晉。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

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

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

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左傳昭公

主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

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

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

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愔

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

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

儀節也。非以愔心也。天有六氣。生五。味。發

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

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是則為菑。陰

三傳

左傳昭公

主

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

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

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乎。十出告

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

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

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

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

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

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

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

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

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楚公子圍使

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櫟。郊。黑肱王子圍之弟子晉也鄭

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

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

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

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

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

旗。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

三傳

公子圖就君位

于出奔晉。子于王官廩尹子皙出奔鄭。殺大
宰伯州犁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郊敖。使赴于
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
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此告終稱嗣不
子于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
皆百人之餼。其祿足百人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
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
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
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
與子于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
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且臣與驕齒無
乃不可乎。譏詞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卽
位。遂罷爲令尹。遂啓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
葬郊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
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
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十二月。晉既烝。趙孟
適南陽。將曾孟于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
終劉定公秦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三傳

左傳昭公

去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
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子
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
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
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
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
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于雅。子雅
召子旗。子旗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
主也。不臣。志氣見于尾。子尾見彊。彊子尾宣
子謂之如子旗。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
之。曰。夫子君子也。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
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
澳。宣子賦。木瓜。夏四月。韓須如齊。女齊陳。

三傳

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

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

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

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

蓋少姜謙以示讓。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

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晉女無敢為賓

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

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

祿也。得通君命。則已為榮。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

左傳昭公

十一

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

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鄭公孫

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與

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

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

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

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甚

子產力不能討。乘其傷病而誅之。

三傳

左傳昭公

十一

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

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

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

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

請以印為褚師。印。子皙之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

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

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

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晉少姜卒。公如晉。及

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

為少姜行夫人。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之。服故諸侯弔。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

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

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

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

盟主。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字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

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

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三傳

下四段連
記齊事然
皆敘見晏
嬰之有禮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姜葬。過禮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左傳昭公

九

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識其無隱諱。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

三傳

左傳昭公

十

墮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及遺姑姊妹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與。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登加也。以一謂加舊量之區。五區為釜。則區二。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

三傳

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

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

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

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

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

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

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

民無所依。君曰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

左傳昭公

主

何日之有。諛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

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

曰。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

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同祖唯為宗唯

羊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

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

宅近市。湫隘踰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

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

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

三傳

左傳昭公

主

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

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

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

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

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

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

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

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

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

連發事皆以彰晏子之賢

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

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

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

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

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

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

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

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

此段敘三子之心事行事細密簡明無一字漏非左氏何人有此筆力後世司馬子長則有之然不如左氏之簡奧

三傳
經宣子請於伯石終還晉國可自取

不數語而意蘊藉焉希品

縣樂豹之邑也。及樂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

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

卻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

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

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

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二子

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

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

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

左傳昭公

卷一

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

還晉。因自欲取之。為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

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服椒。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辟仇。惠伯曰。公事有

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

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

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

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秋子尾

鄭不得不第其老之尤妙

三傳

左傳昭公

卷一

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曰。徵

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

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

之盟云。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

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

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

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

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

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

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

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

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趨也小邾穆

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

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

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

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

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盧蒲癸見。泣且請

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一

三傳

子二子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

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

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燕簡公多嬖寵，欲去

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

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

也。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齊公

孫竈卒。竈子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曰：又喪

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姜

族弱矣，而嬖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雅子尾

之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齊惠公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

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

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楚人執徐子。秋七月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九月，取鄆。冬，十有二月

乙卯，叔孫豹卒。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

三傳

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二君待之。二君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

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

歲之不易。言有寡人願結驪於二三君。謀事

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

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

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

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

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

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

楚將奔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

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

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

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

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

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

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

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三傳

左傳昭公

卷一

子產而
靜
正對不其
子產而
靜

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
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
公孫。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
里克。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
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
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
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
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
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
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
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
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
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
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
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
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
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
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大雨。電。季武子問於申。

三傳

左傳昭公

卷一

豐曰。電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
爲災。古者曰。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
冰堅而。謂夏三月。日在昴西陸朝覲而出之。
藏之。謂夏三月。日在昴春秋之中。奎。
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
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
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謂二
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
謂三月。四月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
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輿人納之。隸人。
藏之。夫冰以風壯。冰因風而以風出。順春風
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霜霜。
電。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
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電之爲苗。誰。
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夏諸侯如。